

七日談

（澳門篇）

東方之珠的陷落：十八天血色交響

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清晨，啟德機場的爆炸聲撕裂維港晨霧，日軍二十多架轟炸機將香港推入戰爭熔爐。當英軍指揮官莫德庇爵士在太平山頂用望遠鏡眺望九龍半島時，他看到的不僅是日軍第三十八師團的鋼鐵洪流，更是香港市民用磚石堆砌的街壘——上水菜農陳阿福帶領鄉民拆毀青山公路路標，用竹篾編織假炮台迷惑日軍偵察機。這場被邱吉爾稱為「帝國遠東防線中最恥辱潰敗」的戰役，卻在九龍塘教會學校地下室隱藏着另一種敘事：校長李樹芬秘密將校舍改為戰時醫院，用《聖經》封麵包裹磺胺藥片，救治了千餘名遭日軍傷害的平民。

十二月十九日，新界烏蛟騰村的客家人用祖傳的「點天燈」通訊法，將日軍裝甲車動向傳遞給西貢游擊隊。當日軍第二二九聯隊攻破城門水塘防線時，駐守的旁遮普營士兵發現戰壕裏躺着二十具華人義士遺體——這些自願留下斷後的九龍船工，用血肉之軀為英軍撤退爭取了四小時。平安夜當晚，中環皇后像廣場的維多利亞女王銅像在炮火中傾覆，而在銅鑼灣避風塘，蜑家漁民卻將漁船首尾相連，搭建起臨時浮橋輸送難民。這是「以柔克剛」的東方智慧：「在文明的夾縫中，弱者總能找到生存的縫隙」。

地下長城的微光：紙彈與鋼槍的變奏曲

香港淪陷後，皇后大道中的「粵華公司」茶葉舖成為特殊戰場。廖承志在這裏用武夷岩茶的鐵罐傳遞情報，包裝紙上的茶經實為東江縱隊作戰密令。一九四二年春，夏衍化名「黃

坤」潛伏灣仔，在《華僑日報》副刊連載薩空了的《香港淪陷日記》，成為研判華南戰局的重要信息。

香港唯一的抗日武裝力量港九大隊的傳奇，是港人抗戰最悲壯一頁。一九四三年五月的大嶼山海戰中，中隊長劉春祥率十二名隊員駕駛改裝漁船迎戰日軍炮艇，行至龍鼓洲、沙洲海域，遭到日軍炮艇伏擊。當船體即將沉沒時，船工梁克夫婦將襁褓中的幼子綁在木盆漂向岸際，高唱鹹水歌「浪打白沙島，魂歸媽祖廟」，與敵艦同沉伶仃洋。這種以民謠為戰鼓的精神，充分展示出中國人抵抗外敵永不泯滅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力量。與此同時，深水埗的「義隆米舖」成為特殊情報站：掌櫃將日軍糧倉位置刻在粳米粒上，通過「救濟糧」布袋送往游擊隊。這種「米粒傳書」的智慧，讓港九大隊在一九四三年夏季攻勢中成功焚毀日軍三座糧倉。

文明火種的涅槃：從一碗飯到千里路

一九四一年七月的「一碗飯運動」，將香港的抗日救亡推向高潮。灣仔的「瓊苑酒家」掛出「救國宴席每桌五元」的橫幅，侍應生端着繪有《文天祥正氣歌》的餐盤穿行席間。最令人動容的是筲箕灣魚販陳阿娣，她將畢生積蓄的三十八枚銀元換成餐券，對募捐員說：「我無兒無女，這些錢留給北方的戰士買子彈」。這場運動最終募集逾兩萬港元，其中百分之七十通過八路軍駐港辦事處轉送延安。

文化界的抗爭更具深意。許地山在香港大學中文系開設《楚辭》特別講座，講解《國殤》；戴望舒在日軍監獄中寫下《獄中題壁》，將詩句「用你們勝利的歡呼，把他的靈

秦腔「男女同腔同調」

自由談
明德

花，真不愧是一門有「中國搖滾」之稱的唱腔，筆者頓時想起關於秦腔的兩句話：「秦腔不是唱出來的，是拿命吼出來的。」

齊愛雲身為秦腔「四大名旦」之一，以《遊西湖》李慧娘的「鬼怨」聞名，其聲可從低吟轉為厲嘯；王新倉則以《周仁回府》的哭墓絕唱著稱，真聲衝頂時脖頸青筋現。

齊愛雲老師介紹秦腔的「男女同腔同調」，是鑿刻在西北山河間的生存之道。無論生旦淨末，皆以同一高調門真聲嘶吼，這聲腔是黃土高原的基因密碼——唯有高頻真聲能刺穿風沙，將歌聲送至五里外的耳裏。

二人示範的「同腔同調」，正是秦腔扎根西北山河的生存印記——不分男女，同以真聲嘶吼。

至於我們熟悉的粵劇，其聲腔走過從「同」到「分」的百年革命。清中葉粵班承襲外江梆子，男女同唱高腔，猶存秦腔古風。到一九二〇年代，茶樓劇場渴求細膩，女伶登台終獲正名，名伶白駒榮一嗓「平喉」劈開新局。他以真聲演繹小生，而女角「子喉」假聲系統化，調門自此分道。粵劇聲腔從此告別同頻對撞，步入陰陽相濟的時代。

我們可試從《帝女花》看分腔美學：當周世顯平喉低吟「請公主認駙馬」，真聲沉穩，士大夫的謀略潛藏其間；長平公主子喉假聲泣唱「落花蔽月光」，亡國哀情滿懷。男生女旦聲譜之差編織殉情樂聲——這真假聲部交響，與秦腔同調真聲的原始，劃出南北文化的差異。

齊愛雲老師說：「要了解一個地方的文化，就先要看當地的地方戲。」確實非常有道理。這句話揭示了地方戲曲與地域文化之間的緊密聯繫。地理決定聲腔命運：秦腔在風沙中煉就「不降調」的剛，粵劇於鄉間城市養育「求諧和」的柔——中華戲曲的多元發展的典範例子。不同劇種可謂同根而異脈，各自傳承發光發熱。

人與事
丁潔芸

自行車

終於補完了前段時間大熱的韓劇《苦盡柑來遇見你》。「外婆在海裏游，媽媽在地上跑，我才能在天上飛。」劇中第三代女性梁金明的這番獨白，勾勒出三代人在時光中接力前行的身影。而我對金明兒時騎車的片段印象尤為深刻。劇中，一度被命運教會低頭的母親吳愛純，縱使自己放下夢想，也絕不允許女兒的未來被任何框架束縛。「我要讓她擁有一切，我要讓她做一切想做的事。」在家中長輩的強烈反對下，吳愛純仍然堅持讓女兒學騎車。雖然彼時的吳愛純還囿於狹窄的廚房，但看着女兒騎着小車、搖搖晃晃駛向遠方的身影，眼中滿是愛意和希望。

看完這一幕，我想起了我人生中的第一輛自行車。那時我還沒上小學，和父母一同住在村裏。父親回憶說，當時村裏多數小朋友騎的還是鐵圈三輪童車，而城鎮裏的孩子已經開始騎充氣輪胎的兒童自行車。他們也

想給我買一輛和城裏孩子一樣的自行車——「高檔」的、能打氣的。儘管那時候家境並不寬裕，母親一個月的工資只有一百二十元，那輛車的價格卻是一百七十元。當時的我哪知道這些，只是整日沉浸在擁有自行車的快樂中。我記得，那輛小自行車是藍色的，一開始兩側還各有一個輔助輪。後來我越騎越穩，輔助輪便被卸下。母親總誇我聰明，說我沒多久就「騎得飛起」，在村裏的弄堂裏到處亂竄。父親後來提起，說我大概是村裏第一個擁有這種「高檔」自行車的小孩。很快，村裏其他小朋友也吵嚷着讓父母買和我一樣的自行車。

為了讓我接受更好的教育，到了上小學的年紀，我們一家就從村裏搬到了小鎮。然而母親的工作單位還在村裏。於是，開始了我每天步行上下學，而母親每天騎自行車上下班的日子。那個年代的鄉間土路坑窪不平，鋪的都是碎石子。一到下雨天，路上泥

濘不堪，車輪裏滿泥漿。母親最討厭冬天。因為一到冬天，她的手上、腳上就長滿了凍瘡。她說到現在都忘不了冬天清晨騎車時的刺骨寒冷。那時候禦寒裝備還不多，母親騎車時只戴一副手套，每天往返要騎一個多小時。「不到三年，我那輛白色的、二十六寸的自行車就騎壞了。」母親現在說起來還是一臉心疼，「那自行車可是我的嫁妝，當時可拉風了，車頭還繫着一朵大紅綢帶蝴蝶結呢。」後來，母親又買了一輛鋁合金自行車。就這樣，依舊風裏來雨裏去，一騎就是五年。

上初中時，我們又舉家租住在縣城的學校旁。我也換了一輛新車，這回可是正兒八經的成人自行車。不過有次我騎車去同學家，離開時卻只看到被撬開的鎖，車子早已不見蹤影。雖然那時普通自行車的價格已經不再需要母親一個月的工資，但家裏用度仍需精打細算。我自感闖了大禍，一路哭着回

到家，沒想到父母卻沒有一句責備。到了高中，自行車的品牌和種類越來越多，還有變速之類在日常騎行中幾乎用不上的花哨功能。當時誰有一輛酷炫名牌車，誰就自帶「目光收割機」。相比之下，我的自行車就很普通——還是藍色的、低矮的，不是大名牌，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功能。不過這不妨礙，它載着我，穩穩地去往我想去的地方。

和金明一樣，我也在父母的咬牙支持下出國留了學。回國工作時，國內已經進入共享單車時代。記得同事第一次教我掃碼開鎖，那一刻彷彿打開了一個新世界。工作後，我沒有再買自行車，但依舊經常騎車。和小時候在村裏一樣，我喜歡騎着共享單車穿梭在大街小巷，讓這座原本陌生的大城市，在車輪下漸漸滾出熟悉的印記。現在，母親已經退休，也不再騎自行車了。那輛陪伴了她二十多年的自行車，去年以十塊錢的價格當廢品賣了。

慢跑的自喜

只是朝塘邊略撒微挪。

公園北邊對面亮馬河上木棧道上，垂釣者背襯蘆葦一字排開，頭上撐起粉色、黃色圓傘，綠色雙疊傘……有的傘下停着電動摩托，還看到一個輪椅車……

天鵝湖的標誌在望，那是兩隻巨大的白天鵝，頭頂頭塑在湖邊。天鵝湖內水禽眾多，遊人多駐足觀望。跑步路過時，幾隻胖鴨費勁地扑翅起飛，低掠頭頂緩緩飛落隔壁湖裏。

跑得很慢。

但畢竟與步行運動的肌群不同，多年沒有跑步，身體很快就有了反應。跑出幾百米後，就開始氣喘，盡可能深呼吸，努力提高肺部供氧量。

跑着跑着，腕上的電子錶說話了：「您已跑步一公里，配速9分鐘4秒，脈搏158，請注意不要提高運動量。」嘿，啥都知道。已經很慢，感覺尚可，就這樣慢跑着吧。

跑得很慢。就必然被超越。旁邊不時有人從後面趕上，超過，跑到前面。

一個反戴黑帽、目罩墨鏡、身材健碩的小伙子邁着運動員的彈力步伐，從後趕上，迅速向前跑去，黑色的背心繃着結實的軀幹，短褲緊裹大腿，肌肉條索凸顯，他的配速無疑幾倍於我。

一對中年夫婦，身着混搭得當的全套淺綠



情侶跑裝，輕聲慢語着超過我去，跑到前面彎形鐵橋處停了下來，互相取景擺拍照。不一會兒，兩人又從後趕來，第二次超過我，前跑遠去。

身旁又有三人小組從後追上、跑過，他仨T恤兩白一紅，腳上跑鞋卻是一色的鮮綠。背後望去，怎麼有些眼熟？正尋思間，三人之一轉過身來，掏出手機對我連拍幾張，又連喊幾聲「加油」，就結伴跑向前去。原來是單位三位年輕的同事，初上跑道，立此存照。

繞彎經過着裝上藍下黃的女子晨操方陣時，手錶又說話了：「您已跑步五公里，配速9分鐘8秒，脈搏138，落後智能陪跑177米。」瞧瞧，連智能陪跑都嫌我太慢、棄我而去了。

終於到達五池冬青綠球的終點了。變跑為走那一刻，如同當啷一下、鉛塊墜地，兩腿輕飄飄的，竟不自覺又走出許多步。

今天跑這一圈，記得很清楚：跑道上，我沒超過任何人，似乎任何人都超過了我。或許我也創造一個紀錄：「完成全程最慢紀錄」。

忽然想到年輕時讀過的兩位作家名言：巴爾扎克刻在手杖上：「我在粉碎一切障礙。」

卡夫卡刻在手杖上：「一切障礙都在粉碎我。」

此刻的自己，倒是既沒有粉碎，也沒有被粉碎，卻保全下一份暗自的喜悅。

是的，跑行的其他人都超過我，我卻超過了步行的自己。

青出於藍，而勝於藍。

年輕的夥伴們，徑直超越前行吧。年長者，不求跟上，但求為伍。

跑着，就甚好。

能跑着，就滿心歡喜。

◀民衆在北京朝陽公園野餐、露營。 中新社